



忆念耿老

王基德

1月5号晚些时候,听到噩耗,耿老仙逝,大恸。

流淌的记忆,内心波澜起伏,记忆都已沉淀在灵魂深处。耿老那儒雅的文人形象,刹那间就浮现在眼前。

实际上,我已是多年未得见耿林莽先生了。当然,这主要是我的原因,囿于太多的俗事,还有懒惰,惭愧。我与耿老的交往,从他那里得到启发与教益,主要在20多年前。

上个世纪90年代上中旬,我在青岛日报文艺部做编辑工作。坊间有一说,那是文艺部最红火的年代,到底如何,交给后人评说吧。那时,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编辑刊发读书专栏《三味书屋》。《三味书屋》专栏是1994年开始创办的。当时报社领导非常重视文艺副刊,我们也很努力,争气。读书专栏开办不久,就办出了名堂,有相当的名气。《三味书屋》邀约了全国各地的大家名人为之赐稿,这里面包括林斤澜、刘心武、高晓声、叶兆言、赵丽宏、陈村等等。自然,青岛本地的作家学者也很愿意为读书专栏供稿,耿老就是其一。

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受益于耿老的。他对读书专栏的创办与发展是全力支持的。此时,耿老几近古稀之年,但是,他的创作欲依然不减,蓬勃的创造力让青年人汗颜。《三味书屋》专栏后来不断地取得一些成就,诸如拿过全国报纸文艺副刊评比17个金奖之一;刊发的文章结集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三味》一书,期间,还加印了一次,等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与耿老分不开,他不仅亲自为专栏撰稿,很多时候,还为专栏出谋划策,提出真知灼见。后来,报社创设了青岛日报文学奖,那真是青岛文化界的一大幸事。读耿老的作品,时时能感受到他博大的胸怀与伟力。耿老是每年青岛日报文学奖的评委之一,付出甚多。

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我依然耿耿于怀。当年的我,头脑里简直就是一根筋。我在主持《三味书屋》专栏的几年间,与全国各地的名人大家有大量的书札往来,厚厚的二三摞。后来,几次搬办公室,全部遗失了。甚为憾事,恨事。这其中就有耿老的亲笔信若干。在我的记忆里,当年,平均每个月,耿老至少会寄与我一至二件作品或信札。过去的就是过去了,时间不会重来,损失永远无法弥补。

我至今依然记得第一次去耿老家拜访他的情景。时在夏天,老人家当年住在人民路附近。我和郭长玉兄拎着一个硕大的西瓜,爬了七层楼,去到他的家里看他。那个年代,相对而言,人们是相当纯真实朴的。耿老对年轻的文艺工作者、文学爱好者的关爱与提携,想必也会永远留存在很多很多当年的年轻人的记忆里。郭长玉兄就是他的弟子之一。彼时,长玉兄的一篇大作刚在青岛日报发表,我为它写过一个短评《腰鼓声脆》。相见甚欢,交谈也是热烈的,内容主要是围绕着《三味书屋》展开的。耿老穿着一件白色背心,坐在一张老旧的藤椅里,手中摇着一把大蒲扇,和我们两个青年人一起憧憬着青岛市文学繁荣的明天。

思绪悠长。我坐在书桌前,浮想联翩。一抬头,竟然发现,一本《耿林莽随笔》赫然醒目地矗立在杂乱的书架上。拿下来一瞧,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1996年印刷。书中收录了耿老散文、小品、杂文120篇。扉页上有耿老的签名:王基德兄,雅正,97年7月。另盖有印章。冥冥之中似乎有天意在吧?我随手翻到第355页,这一篇《人,诗意地生活》,它应该最初就是刊登在《三味书屋》专栏上的。“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耿老在文末引用了美国诗人布莱的诗:“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他写到:懂得这句诗的人,也许便懂得,贫穷而能够聆听风声的人,比贫穷得只剩下百万英镑的财主,还更幸福一些。我以为,耿老的一生,就是诗意地生活的一生,令人向往。

山高水长,纸短情长。斯人已逝,高风长存,留给我们的恒久的忆念。坚定相信,五月丁香依然会在天堂绽放。

著名诗人、中国散文诗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青岛文学事业的杰出贡献者,耿林莽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5日18时40分,在山东青岛逝世,享年96岁。1月10日,耿林莽先生的遗体在青岛火化。

耿林莽,1926年3月7日生于江苏如皋市,作家、编审,青岛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耿林莽先生1939年开始文学创作,1980年开始以散文诗写作和研究为主,已出版散文诗集《望梅》《落日也辉煌》等十四部,散文集《人间有青岛》等三部,文学评论集《流淌的声音》等二部。2007年纪念中国散文诗90周年活动中,被授予“中国散文诗终身艺术成就奖”,2009年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60周年荣誉证书及纪念章,2015年获《星星》诗刊主办的“鲁迅散文诗奖”。2014年,凭借《散文

诗九重奏》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22年,再次以散文诗作品《落日也辉煌》入围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耿林莽先生的一生为中国散文诗创作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晚年的耿林莽先生创作力依然旺盛,93岁时还凭借散文集《月光里的神话》获第四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他在2022年还两次在《青岛文学》发表新创作散文诗和随笔作品。

耿林莽先生曾在《新徐日报》《青岛日报》担任编辑,是《青岛文学》《海鸥》的资深编辑,他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年作者,许多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和诗人都曾受到耿林莽先生的关注与扶持,从而形成了以耿林莽为旗帜的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力的青岛散文诗群体。因他对青岛文学界以及全国散文诗界的特殊贡献,耿林莽先生获得了2019年颁发的第一届海鸥文学奖编辑创作终身成就奖。

念耿老……

何敬君

在青岛文化艺术界,在中国散文诗界,只要说到“耿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的是耿林莽老先生。是的,只能是他老人家:耿老。

2023元旦甫过,我个人第一件值得一说的事情是,5号上午拿到了几本刚刚印刷装帧完成的《散文诗里的青岛》样书。这本书是我们几个人——我、栾承舟兄、刘俊科兄、于学周兄——为当下生存着的这座城市,为自己热爱的散文诗、还有水彩画,所作的一件事情,一点无私的奉献。事情虽不大,过程也是波折起伏,拖拖沓沓两年时间,今天可以说完成了。

起初我们向耿林莽老先生汇报这个想法时,就得到了老人家毫不犹豫的肯定,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个“亮点”,当即欣然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做了这本书的总顾问。我们兄弟几个都很高兴,有耿老这位目前中国散文诗界的泰斗做总顾问,不仅觉得航向更清晰,而且有了沉甸甸、稳当当的压舱石。

谁承想,在这本书还没有真正面对读者时,在样书还没来得及呈送到老人家面前时,5号当天晚上20点不到,韩嘉川兄发来了微信:“老何,耿老已于今晚18点40分离世,特告。”接着我便给嘉川兄拨回去了电话,得知耿老一周前住进了市立医院,终于没能扛过病魔的折磨,肌体快速衰竭,走完了刚刚进入97周岁的生命。值得安慰的一点是,老人家临终时是安详的,平静的……

耿林莽先生散文诗创作及研究的杰出成就和对新时期散文诗引领推动的巨大贡献,无需我置喙评说,他善良温厚的为人,他无私奖掖提携后进的风范,更是有口皆碑。我个人认识并得到耿老的帮助扶持,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想,假如没有结识他老人家的话,我的散文诗写作不会有目前的成绩,甚至有可能坚持不了这么多年,成不了一项终身的爱好。我引用自己受约写的一篇关乎文学创作经历的文章中的一段吧:

现在,我要写出一位中国散文诗界泰斗级的人物,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字:耿老——耿林莽先生。在我的业余文学创作中,写散文诗及发表的时间还算比较早,但起初只是读了一些这种文体,觉得

比较自由,少束缚,就瞎子摸象地写了起来,没有任何研究,也没接触过真正的散文诗人。及至回了青岛,认识耿老并慢慢熟稔了,当面或书信领受他老人家的教诲,我的散文诗有了较大的提高和自觉,现在成了我主要的创作方向,并初步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1994年,我出版第一部散文诗集《从五月到五月》时,斗胆请耿老写“序”,稿子送去了,心里却忐忑不安,一片诚惶诚恐。可没过几天,老先生就亲自坐公交车给我送来了用钢笔誊写的“序”稿,我当时感动得直发愣,而且觉得我那本小书里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抵不上耿老一篇“序”的分量,一下子就把我抬高了一大截。从那以后,跟耿老更熟悉了,经常打扰讨教于他老人家。耿老对我这个不是他入门弟子的后辈也倾注了一样的热情和耐心,一样不厌其烦地赐教,使我对散文诗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写作上有了更主动的把握。老人家还亲自撰写了数篇评介文章,在几家刊物上推广我的散文诗。2006年的一段时间里,我的创作好像陷入了一种困顿迷惑的状态,托人给耿老捎去了一些习作,请求指点迷津。老先生很快就回信了,钢笔写的,密密麻麻长达三页信纸。信里对我的散文诗总体上提了两条意见:“一是,您写散文诗的结构方式,或者是构思的思维习惯,似较多的取理性为纲的梳理方式,这种方式当然可以,许多人均采用,但它亦有局限性……易受其束缚,形成模式……二是,铺张与凝缩。兄不少篇章均拉开篇幅,丰富饱满,这是优点,但也不必均取此路,有的似可更集中、浓缩……”还对我捎去的习作一一做了评点。耿老谦逊,引我为诗友,写信、签赠他的大作总以“兄”相称,让我汗颜。在我心里,老先生不仅是老师,更是里程碑,是大旗,是令我辈仰止的高山……

他老人家以一片赤子之心对散文诗界后来者的教诲提携,相信许许多多的人都会跟我一样终生铭记。

时光匆匆,受教于耿老三十多年,细细回想却如几个瞬间,但已足够美好,足够享用。老先生如今仙逝,驾鹤西去,唯留下诗意与诗作,留下清名与品格,留下高贵的魂灵,让苟延着的我们继续浸润其中……